

博物館與文化 第 11 期 頁 125~171 (2016 年 6 月)

Journal of Museum & Culture 11 : 125~171 (June, 2016)

## 非關類屬：以酷兒經驗通向多重的博物館詮釋架構

吳咨閔<sup>1</sup>

### Not Just About Gender Identity: the Framework of Multiple Interpretations of Queer Lived Experiences

Tzu-Min Wu

**關鍵詞：**酷兒認同、生活經驗、傾向、多重性

**Keywords:** queer identity, lived experience, orientation, multiplicity

---

<sup>1</sup> 本文作者為國立臺北藝術大學博物館研究所碩士  
M.A. Graduate Institute of Museum Studies, Taipei University of the Arts  
Email: wuziminn@gmail.com  
(投稿日期：2016 年 2 月 28 日。接受刊登日期：2016 年 5 月 25 日)

## 摘要

本文以美國舊金山卡斯楚街區中的男同志、女同志、雙性戀、跨性別歷史博物館(Gay, Lesbian, Bisexual, Transgender History Museum)為例，說明首座以展示酷兒認同(queer identity)為使命的博物館，如何處理不同性別類屬之間矛盾與歧異的生命經驗，以建構同一的酷兒身分。本文運用參與觀察與現象學概念「傾向」(orientation)分析開館首年展示，探討酷兒如何透過展示空間與物件的轉譯，表述自身認同，企圖創建一個新的社會關係。該展示引導觀眾應關注身分其後人類經驗的多重性(multiplicity)，而非僅止於 LGBT 性別類屬的多樣性(diversity)，藉由使過去受隱匿的歷史被看見與言說，在展示的敘事脈絡中再詮釋能見度(visibility)較高的 LGBT 歷史遺產的策略，如重新定位性少數中主流典範人物 Harvey Milk，建構一個更為基進(radical)與包納(inclusive)的酷兒認同的敘事觀點。

酷兒學者 Sara Ahmed (2006)提出，以現象學概念「傾向」視角，發現受到隱匿的酷兒生活，不易受到辨識的酷兒經驗如何透過身體與物件之間各種互動的傾向狀態而獲辨識。以此概念，本文先探討酷兒身分的獨特觀點，再從異性戀生活中透析與辨識出酷兒物件，進而挖掘酷兒身體與物件互動所產生的隱匿脈絡。並在隱／現特定性別類屬能見度的展示策略之運用，由此，展示揭示一個從對於多樣性別類屬的既定認識框架，轉向得以從多重身分與生活視角轉譯人類經驗的詮釋架構。

## **Abstract**

Taking the GLBT History Museum in Castro, San Francisco, as an example, this paper investigates three issues. First, it studies how a museum aiming at demonstrating a unified queer identity handles the contradiction and varied extent of tough living experiences of distinct gender identity categories. Second, based on our participation experience in the first-year exhibition of the GLBT History Museum, it shows how queers express their identity in order to establish a new social relationship through translating space and object of exhibition. Third, this research concludes that for the hidden LGBT history to be seen and told, the museum exhibition should direct the audience's attention to the multiplicity of human living experiences, instead of the diversity of the gender categories of LGBT; for instance, the reinterpretation of LGBT legacy with higher visibility as exemplified by the anecdote of Harvey Milk, which builds up a more radical and inclusive narrative viewpoint of queer identity. This research furthers take Queer scholar Sara Ahmed's phenomenological concept "orientation" as a perspective to discuss queer life: (1) the queer's notion on space and time, (2) how to identify queer objects in heterosexual life, and (3) the hidden context between queer body and objects. The exhibition reveals a transformation for a fixed framework for understanding diverse gender to a interpretative framework for human experience that can be interpret from a multi-identity and living perception.

## 前言

自 1960 年代末，美國舊金山的卡斯楚街區不論在美國公民權(civil right)進程上或是在當地的同志解放運動(Gay liberation movement)皆扮演著舉足輕重的角色。時隔五十年，2011 年 1 月舊金山的男同志、女同志、雙性戀、跨性別歷史學會(Gay, Lesbian, Bisexual, Transgender Historical Society，後簡稱 GLBT 歷史學會)慶祝成立二十五週年，男同志、女同志、雙性戀、跨性別歷史博物館(Gay, Lesbian, Bisexual, Transgender History Museum，後簡稱 GLBT 歷史博物館)正式開幕於卡斯楚(Castro)街區。在該博物館展示中以「酷兒」(Queer)之姿現身，顯示了自 19 世紀以來，美國性少數人群(sexual minority)的行動實踐及理論研究的進程。

舊金山的性少數人群從街區爭取權利的遊行現場，轉進到承載記憶、建構認同的博物館，另一方面，就性少數認同的發展而言，從辨識西方文化文本中性少數表現的 LGBT 研究，到解構將特定性實踐污名化的權力結構的酷兒研究，顯示以酷兒之名自稱，其所批判與檢視對象的複雜性。<sup>2</sup>因此，在酷兒的博物館中，以酷兒身分(queer identity)向觀眾溝通其生命經驗時，該博物館必須面對來自性少數內、外的觀眾，並處理觀眾對於其認同建構所發生的理解上的挑戰。

---

<sup>2</sup> 目前性少數得以辨識而命名的身分已超越本文博物館名稱所指涉的 LGBT 人群，至今已多達 L.G.B.T.T.T.I.Q.Q. (lesbian, gay, bisexual, transgender, transsexual, two-spirit, intersex, queer, questioning)，以性認同、性樣態、性實踐所區別出的社群，其命名迄今仍持續分殊而出。目前北美的酷兒研究所關注的性少數生命經驗，其範疇除前述外，也涉及皮革愉虐(DBSM)、扮裝國王/皇后(drag king/queen)、巴西雙性工作者(Brazilian travesties)、性工作者(sex work)、雙性者(intersexual)等性實踐與性樣態(Ellis 2002: 49)。本文論述中以性少數人群來泛指這些仍未有語言可以囊括之的人類經驗與其自決。普遍來說，北美社會通常以 L 開頭的 LGBT 縮寫指稱性少數人群，以 G 縮寫或以 L 縮寫為首之詞，本身牽涉男同志與女同志兩個社群之間性別政治「政治正確」主流的變易。如此，1980 年代酷兒研究(queer study)出現後，酷兒研究與 LGBT 研究之別，顯示兩者在性別論述上持有不同立場。而本文案例博物館以肯認酷兒為我群的主體，但以 GLBT 命名，與一般北美主流使用亦不同；以 Gay 為首之縮寫名稱，是為服膺其命名出現之序，符合「歷史」博物館之性質，此於後文詳述。

酷兒認同的「包納」與「基進」<sup>3</sup>特質顯現在 GLBT 博物館所強調的發語權主體，以及關注形塑酷兒生命的各種權力建構。面對性少數社群外部的社會肯認，今日性少數已可走出城市暗角，從「暗櫃生活」(out of the closet)中「現身」。美國公民權運動強調平等權的普及，在此訴求脈絡下，性少數認同在公共領域中現身已有正當性。回顧民權運動進程，受迫群體打造與運用認同能見度(visibility)往往是開創新的社會處境的有效手段。卡斯楚街區中與性少數相關的紀念物(址)的現身顯示，性少數社群深諳族裔民權運動的行動策略，其敘事強調性別類屬的平等權、哀悼受迫害的歷史，以及以污名的身分自豪。兩相對比，GLBT 歷史博物館自我定位(self-identified)為「酷兒」，不以 LGBT 性別類屬為敘事主軸，而取徑酷兒經驗範疇內突顯性別政治、族裔、貧窮、身體障礙者、暴力與疾病，以及從更外圍的立場討論性的訴求與實踐，強調隱匿的、無名的、歧異的以及衝突的歷史。

對於性少數內部而言，自 19 世紀末以來，美國以性傾向分類人的性別類屬名稱，如男同志、女同志、雙性戀、跨性別相繼出現，這些不同類屬的命名與社群的號召，事實上隱含著該類屬差異的性實踐或性樣態立場，以求更能辨識更少數、弱勢之性別認同與實踐所受之壓迫。歷經 1980 年代愛滋病恐慌所引發的社會文化壓迫，嚴重打擊性少數生存空間，1990 年代，相對於愈受主流肯認(recognize)的 LGBT 社群所實行的將平權策略與資本主義手段結合、強調婚姻平權等訴求，使得持有基進關懷的酷兒人群起而表達不滿。在性少數認同的發展歷史中，「酷兒」原意指「變態」(pervert)，愛滋病運動以降，運動者有意識地運用受污名的身分，肯認自身卑賤的、受到貶抑

---

<sup>3</sup> 「基進」(radical)原字意為從根長出的過程、從根本發生的事。引伸為除了意指「徹底且根本的」，更指涉尋求極端且非主流的政治社會改變。本文中所指「基進」之意，指在美國民權運動脈絡下，基於尋求改善人類處境而對於認同與權利訴求所持之非傳統、非主流的立場。性少數認同的發展歷史中，從 1930 年代主張與異性戀主流「同化」，到走向解放與肯認自身認同的獨特性，即是 1970 年代末同志解放運動中的「基進」訴求的轉變。可見性別論述的基進訴求亦隨時移，事實上「酷兒」身分的包納性即是一種基進訴求。在英美語境以傘式術語(umbrella term)指涉該詞，從酷兒研究所關懷的對象除包含 LGBT 等的性實踐、性樣態之外，也包含性少數在各種交疊身分所受的多重壓迫，如種族歧視、貧窮、疾病、身體障礙，以及離散族裔的性少數生命等。

的生命以扭轉其負面形象。

酷兒身分與 LGBT 社群之間的差異，反映在酷兒身分宣示(reclaim)抵抗主流社會與主流的性少數（男同志、女同志）越趨強調將性傾向與正向、健康、單偶、中產階級、以白人為中心的道德界限與意識型態的聯結。<sup>4</sup>Gayle Rubin（1984）藉由「性階序」(sex hierarchy)<sup>5</sup>的構析，挖掘性實踐的社會意義，開拓了往後的酷兒視野。酷兒的性實踐往往不容於社會常規(social norm)，同時也對於實踐所謂「壞的性」毫不羞愧，對比在性的立場上較為保守的、各自為政的 LGBT 身分宣示，酷兒身分被視為位於邊緣的立場者，對於人因性傾向所受之結構性的壓迫，具有更為基進的關懷。

GLBT 歷史博物館以不同性別類屬命名館舍，從其展覽中以單一的酷兒自我定位，顯示其具有反思性別類屬持續分化與蓬勃發展的觀點。當酷兒作為一個集體認同不僅遭到來自社會持續污名化的挑戰，同時，如何定義「我群」的範疇，收容不同性別類屬之間運動訴求與實踐的歧異性，並未得共識。甚而，此認同持續被挑戰及容受差異的過程，正突顯出酷兒身分的獨特之處。由於性別類屬的多樣與歧異導致酷兒身分界定的困境，故而 GLBT 歷史博物館回歸人類的生活處境——酷兒的生命／生活經驗，是較為精準而充足地轉譯酷兒經驗的展示策略。例如，以隱藏／現身的手法，刻意抹除性傾向標籤與能見度高的典範人物事跡，並以詳述隱匿的故事取代化約的性別類屬認識，引導觀眾理解性少數人群如何創造他們的日常生活與生命經驗。本文以舊金山卡斯楚街區的GLBT歷史博物館為研究對象，透過參與觀察與

<sup>4</sup> 1950 年代，由男同志主導的「梅森學會」(Mattachine Society)與由女同志主導的「比利提斯的女兒」(Daughters of Bilitis)，這些組織經常主張男、女性戀也是所謂「正常的」美國人，並認為所屬成員的穿著與行為最好符合中產階級的性別規範（葉宗顯等譯，2012：150）。

<sup>5</sup> 好的性也意味著是具魅力的(charmed)性，位於具魅力的性的圓心。作為早期的酷兒研究學者 Rubin 已揭示相對於好的性，藉由是否為具魅力的性而區別出酷兒的性實踐所具有的特質。前者包含異性戀的、已婚的、單偶的、繁衍的、非商業的、成對的、是戀人關係的、同世代的、私密的、非色情片的、僅以身體的、陰道交媾的；而位於最外圍的性則有異性扮裝者、跨性者(Transsexuals)、戀物癖者(Fetishists)、性愉虐者(Sadomasochists)、以金錢為目的的性(For money)、跨世代的性(Cross-generational)。

文獻爬梳，以理解酷兒博物館的催生及定位如何可能；並援引酷兒學者Sara Ahmed所提出之現象學概念「傾向」(orientation)分析博物館開館首年的展示。該展示如何試圖擺脫以性別類屬為主軸的敘事，聚焦於酷兒經驗，以及如何確立「我群」的邊界，又如何驗明何為酷兒的物件？是否必定與性傾向或性經驗相關？S. Ahmed (2006)在《酷兒現象學：傾向、物件、他者》(Queer phenomenology: Orientations, objects, others)一書指出，身體近用物件即會產生一種「傾向」，試圖從異性戀經驗世界所強制鞏固的生活軸線(life line)，捕捉不易辨識、甚至藏匿於異性戀軸線的酷兒經驗。她認為，由於酷兒身體無法服膺異性戀主流的身體傾向，因而與物件互動時常處於一種「迷失」(disorientation)。此種酷兒身體與其所處社會的獨特處境，啟發我們去理解該館如何轉譯酷兒生活脈絡於展示的空間與物件之中，並對他們的生活經驗產生新的理解，而能從不同多重的身分視角，觸發一個去焦點、彼此抗衡、斷裂的多重詮釋框架。

### 界定酷兒：從性別類屬到酷兒經驗的轉向詮釋

GLBT 歷史學會自 1985 年成立，學會致力於蒐藏、記錄、保存、分享該人群之歷史，主要蒐藏北加州 LGBT 的奮鬥歷史與文化貢獻，不遺餘力策劃展覽、贊助計劃、蒐羅口述史和分類登錄。<sup>6</sup>GLBT 歷史博物館繼承學會的蒐藏，擁有世界首屈一指的 GLBT 相關史料的典藏量，號稱為「酷兒的史密森博物館」(Queer Smithsonian)，最早的蒐藏物件可追溯至 20 世紀初。為紀念學會成立二十五週年，三位策展人運用館藏，講述百年北加州的酷兒歷史。

---

<sup>6</sup> 至 2014 年學會的蒐藏規模：(1) 自 1890 年代的 517 件手稿蒐藏與 199 件非手稿蒐藏；(2) 超過 4000 個刊物題名；(3) 近 80000 張照片；(4) 超過 1000 小時的聲音紀錄與 1000 小時電影與影像紀錄；(5) 超過 3000 T-shirt 及其它重要服裝與織品；(6) 超過 5000 張海報；(7) 上百件大型人造物及藝術作品，大型品項：例如 1936 年的 17 呎高 Finocchio 招牌；(8) 超過 500 件口述歷史。(資料來源／2014 年 GLBT 歷史博物館宣傳單)

GLBT 歷史博物館是一座「酷兒博物館」。「酷兒」一詞雖未見於館名，但館內展示皆以「酷兒」作為「我們」的敘事主體，甚至策展人、志工以「酷兒」為其認同。該館草創時期的館長 Paul Gabriel<sup>7</sup> (2010)指出，原本欲以「酷兒」博物館作為名稱，但在命名的過程中，身為扮裝皇后也是前輩社會運動者 José Sarria 認為酷兒是具貶意之詞，不願以此自稱，因此，雖然博物館以酷兒歷史為題，館名卻未使用酷兒一詞，而是依男同志、女同志、雙性戀、跨性別者名出現的時間順序命名，以與「歷史」博物館的質性相應。

GLBT 歷史博物館為全美第一座以闡述「酷兒歷史」的博物館，開幕首年主要常設展：「我們浩瀚的酷兒過去：慶祝舊金山的 GLBT 歷史」(Our Vast Queer Past: Celebrating San Francisco's GLBT History)與「來自 GLBT 史學協會的重要蒐藏」(Great Collections From the GLBT Historical Society Archives)。首檔的常設展聚焦「酷兒」與「歷史」兩個核心概念的論述，其分別從歷史學、性別研究兩種觀點再發明舊金山卡斯楚的「酷兒歷史」，並以博物館技術將酷兒歷史的特質轉譯於展示空間。

館內空間主要分為前廊與主廊，前廊主題「GLBT 歷史學會的重要典藏」，由執行長 Paul Boneberg 策劃；主廊主題「我們浩瀚的酷兒過去：慶祝 GLBT 的歷史」，則由 Gerard Koskovich、Don Romesburg 以及 Amy Sueyoshi 負責。前廊大部分展示蒐藏樣本、因應時事的小型常態的更換展示以及博物館聚會活動皆是由 Sueyoshi 策劃。兩個展區由不同的策展人策展，其功能不同。前廊展示館藏的蒐藏類型，每一個蒐藏類型透過博物館的詮釋而與酷兒產生連結，而主廊則是以專題／故事／議題的主題方式切入酷兒歷史。

首年常設展主題如下列，前廊展出的選件是館藏類型之代表；主廊則以專題方式呈現：

---

<sup>7</sup> 作者於舊金山田野期間，曾與其進行一次訪談。訪談時間為 2011.11.8 19:00-20:30，於舊金山市卡斯楚區 24 街星巴克內訪談。



表 1 GLBT 歷史博物館展示主題 (製表/吳咨閔)

前廊	展示標題 (依蒐藏類型)
	口述史(Oral Histories)
	個人典藏(Personal Collections)
	織品(Textiles)
	海報(Posters)
	電影、影片與聲音(Film, Video & Sound)
	照片(Photographs)
	蜉蝣之物(Ephemera)
	刊物(Periodicals)
小型特展	創造同志選票：1961 年 José Sarria 競逐舊金山議員
主廊	展示標題：分為專題部分(thematic)與傳記部分(biographical)：
	1. 追尋我們隱匿的歷史(Finding Our Hidden Histories)
	2. 消費酷兒：GLBT 市場(Consuming Queers: The GLBT Marketplace)
	3. 平等的策略(The Strategy of Equality)
	4. 身體政治：質疑理型(Body Politics: Questioning the Ideal)
	5. Adrienne Fuze: 酷兒藝術視野(Adrienne Fuze: Queer Arts Visionary)
	6. Del Martin & Phyllis Lyon：革新的先驅者(Del Martin & Phyllis Lyon: Progressive Pioneers)
	7. 扮裝：形塑我們的存在(Drag: Fashioning Our Existence)
	8. 位在邊緣：酷兒與貧窮(On the Margin: Queers & Poverty)
	9. 多色構成的酷兒(Queers of Color Organizing)
	10. Lou Sullivan：轉形人生(Lou Sullivan: A Life Transformed)
	11. Jiro Onuma：未記錄/記錄(Jiro Onuma: Undocumented/Documented)
	12. 酒吧生活：外出(Bar Life: Going Out)
	13. 浴堂：一起或在外等待? (Bathhouses: Coming Together or Waiting Outside? )
	14. 女同志的性之論戰(Lesbian Sex Wars)
	15. 皮革：暗黑慾望，公共歡愉(Leather: Dark Desires, Public Pleasures)
	16. 情色刊物：持久(Erotica: Drawn Out)
	17. 性玩具：執行色情表達(Sex Toys: Implementing Erotic Expression)
18. 走出暗櫃與走入街頭(Out of the Closets & Into the Streets)	

	19. 軍旅要務：歧異者的義務(Military Matters: Divergent Duties)
	20. Bois Burk：在監視之下(Bois Burk: Under Surveillance)
	21. 承載傷痕：暴力與創傷(Bearing the Scars: Violence & Trauma)
	22. HIV/AIDS：悲痛、團結與自決(HIV/AIDS: Grief, Solidarity, Determination)
	23. 我們城市的傳說(Tales of Our Cit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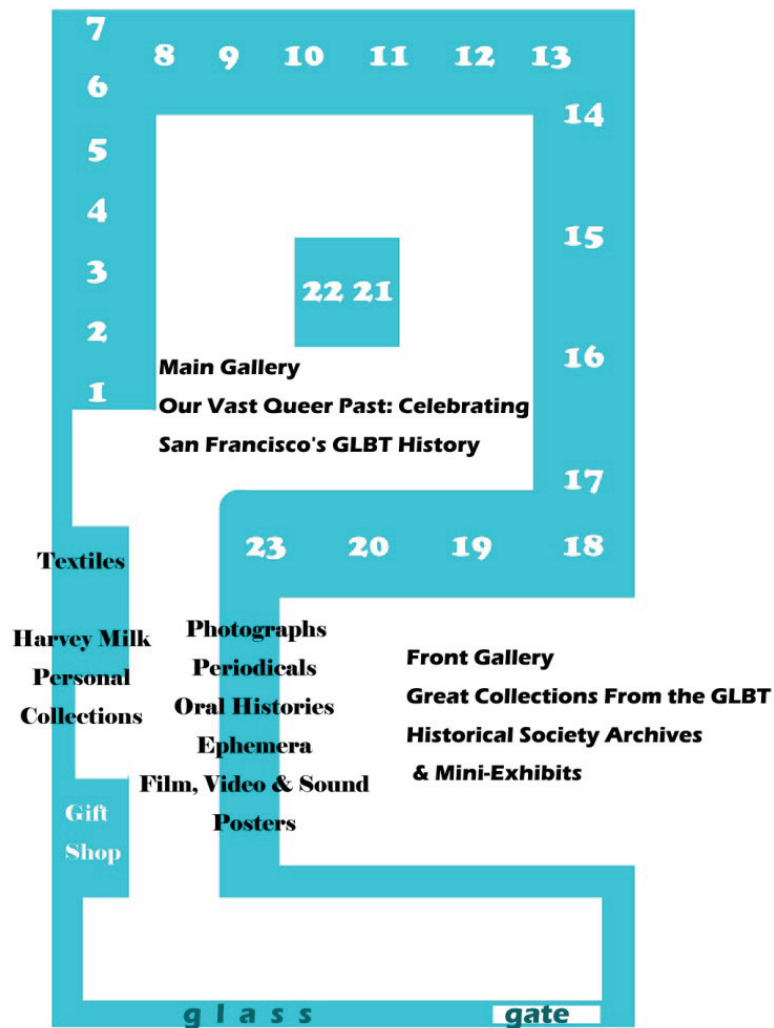


圖 1 展場空間配置圖 (製圖/吳咨閔)

前廊展示的物件是學會從不同蒐藏類型中所挑選出的「樣本」(example)，其蒐藏類型分為口述史、個人典藏、織品、海報、影片、相片、瑣碎但具重要意義的物件、刊物。前廊展示陳述透過對八類蒐藏的介紹，定位了「蒐藏來源」、「蒐藏主體與運用方式」以及「蒐藏的社會意義」三個面向。在蒐藏來源方面：

1985 年由一小群的歷史學者和（社會）運動學者創建了學會。這是早期蒐羅酷兒史料(queer historic materials)工作的高潮、規格化和擴展時期。此動機源於對於我們社群過去會因大規模死亡傳染病 HIV 而遺失。1985 年，一大半舊金山男同志已感染 HIV，他們多數並未存活下來。學會典藏源起於一位護士 Willie Walker 的家。從一個房間到一個小辦公室，之後到一個更大的地方。典藏現位於舊金山市中心的一個大型場所。<sup>8</sup>

說明蒐藏來源同時，也一併交待了 GLBT 歷史博物館前身—GLBT 歷史學會在愛滋病爆發當時最初的蒐藏行動，學者與社運者為保存酷兒的歷史文化而開始著手蒐藏工作，又現今所擁有的蒐藏是在何種歷史脈絡下被保存下來。在蒐藏主體與運用方式方面，展示陳述指出：

（該館）為現存世界上最大專業酷兒史料的博物館。約有 600 件手稿；400 件口述史。以大量的影片、具歷史意義的織品、海報、驚鴻一瞥之物件(ephemera items)、工藝品與純藝術和繪圖藝術作品(graphic art)為典藏特色。作家、製片者、藝術家和其他研究者持續運用我們的典藏。我們典藏的研究已成為數百本書籍和許多影片的根據。……這些史料並非是僅供少數人使用的稀有物件，也在漸增的史料量體表現出北加州 GLBT 社群的多樣性(diversity)。這是一

---

<sup>8</sup> 引自前廊展示總論內文「承自 GLBT 歷史學會檔案的重要蒐藏」(Great Collections From the GLBT Historical Society Archives)。以下展版資料，皆為 2011.9.28 取得。

個來自數千 GLBT 人群給予今天的酷兒社群、更廣大的大眾和後代的贈禮。<sup>9</sup>

交待蒐藏來源後，確立館藏是酷兒史料為主體，不僅說明蒐藏項目、量體、特色館藏以及蒐藏的使用狀況，同時意在陳述酷兒史料與大眾的關係，這一方面宣示了以歷史學方式來運用物件、定義酷兒，同時也鋪陳了酷兒博物館蒐藏的社會意義。

透過展示陳述的說明，強調館藏的近用性，不僅是為保存酷兒社群之史料，同時也向今日與未來的大眾提供資源。館方原本只為保存快速消失歷史文化的蒐藏實踐，已跨足到面對社群之外為大眾服務。自 1970 同志平權運動以來，酷兒社群內部的歧異性逐漸被看重，高舉「多樣性」的大旗，宣示包容差異，事實上，這已是近來任何博物館只要涉及認同建構時都不可能迴避的宣稱。在主廊意圖呈現各個社群能見度或是多種性實踐能力的展示內容，繞環而盡可能避免單一線性展示的具體形式可以見到「多樣性」概念是如何影響其樣貌。

主廊展出的「我們浩翰的酷兒過去：慶祝 GLBT 的歷史」是由 Gerard Koskovich、Don Romesburg 以及 Amy Sueyoshi 三位共同策展。相較於前廊歸納與整理館藏，將這些蒐藏樣本以材料特性界定了酷兒史料的範疇，主廊則是深入探究、刻意呈現、詳細描述甚至是在社群內部能見度低、忽略、避談的歷史，為酷兒歷史做出當代的詮釋，企圖對 LGBT 性別類屬提出質疑，同時深究酷兒內部的歧異性：

我們的目標是：對於熟悉的男同志、女同志、雙性戀和跨性別的故事，提出新的問題；以及激發許多未被訴說的故事，但與我們的多樣性有著意味深長關聯的故事。<sup>10</sup>

---

<sup>9</sup> 引自前廊展示總論內文「承自 GLBT 歷史學會檔案的重要蒐藏」(Great Collections From the GLBT Historical Society Archives)。

展示走向質疑過去已具能見度的「男同志」、「女同志」、「雙性戀」和「跨性別」身分，開始著重挖掘還未能化為文字紀錄的故事，企圖突顯鮮為人知的人、事、物。由此可知，建構一個酷兒的集體認同，強調「激發許多未被訴說的故事」物件的隱匿性，正是糾結於身分的能見度。酷兒認同的建構是依靠「多樣性」整合酷兒內部的歧異性，而如同其他以族裔認同為主體的博物館一樣，在博物館場域中，認同的建構仍必須憑藉增進能見度的手段來打造。

主廊的「重要蒐藏」(great collections)展區是一個環形空間，雖然以歷史學為策展進路，然而就直觀視覺上主題之間無編年史式或是歷史階段的時間順序關係，主題之間也無直接的因果關係，其所陳述之議題皆有獨立性。每一個展櫃是以一件「啟發性物件」(inspirational object)作為議題發展的起點。但值得注意的是，「啟發性物件」是依據學會逐年的入藏挑選出來的，共有 23 件，其陳列順序則如展示空間圖所示（由作者示意之編號 1 展櫃到編號 23 依序列出），然而，直觀上，每一個展櫃所欲呈現的主題的歷時順序並非由編年史式主導，而是以多方身分發聲，加上片段、重疊交錯的時間斷限所鋪就。因此，在建構酷兒歷史的展示中，隱藏在展櫃中的「啟發性物件」時間順序，不僅是酷兒歷史的隱匿特質的再現，同時它也交纏了博物館本身的建構過程——博物館（學會）的發展是可以線性再現，然而酷兒歷史本身卻不能，「啟發性物件」體現了隱匿的酷兒歷史與博物館發展的存在這兩條敘事軸線。

主廊展示「如萬花筒般的近一世紀的舊金山和灣區(Bay Area)的酷兒經驗」。以酷兒經驗為展示內容的基礎，陳述指出由於酷兒經驗內部的歧異，而造成多重的、多樣的、不能受規範的與不連續性等特質：

---

<sup>10</sup> 引自主廊展示總論「我們浩瀚的酷兒過去：慶祝 GLBT 的歷史」(Our Vast Queer Past: Celebrating San Francisco's GLBT History)展版內文。

(酷兒經驗)並非是個單一的敘事；我們的歷史多樣且不規則而以致不受限。我們需要匯集多重故事(multiple stories)，它們時而內在聯結、時而孤立、時而衝突。<sup>11</sup>

事實上，此番定義，闡述一種特殊歷史脈絡的構成，從歷史學科的角度去界定酷兒經驗的特殊性；而另一方面，展示將具有特殊的酷兒經驗置於更廣泛的人類普世經驗的架構之中：

(酷兒經驗)都反映深刻的人類主題(human themes)：對陪伴和歡愉的追尋；身處在常帶敵意的社會裡為自決和尊重抗爭；個人與集體表達的價值；一直以來，精神、創造力和機智是我們生存的關鍵。

<sup>12</sup>

展示中的酷兒經驗聚焦在，在敵意的社會規範裡追尋生而為人應有的陪伴、歡愉、尊嚴，以及對於個人與集體、不同差異價值的尊重，並且在與社會爭取生命機會，進行抗爭與協商時，酷兒主體如何去回應與創新。由此可知，酷兒歷史博物館的終極關懷緊扣人的處境；既關注社會文化的結構對酷兒人群的影響，同時更重要的是強調酷兒主體對其所身處的世界的能動性。在此，博物館透過歸返酷兒經驗的描述，超越 LGBT 性別類屬的敘事框架，跳脫多樣的性別類屬社群標籤，而是以多樣的個人生命經驗、多面向的故事角度、甚至是衝突的事件來呈現酷兒經驗的範疇。例如，於「位在邊緣：酷兒與貧窮」(On the Margin: Queers & Poverty)此區突顯卡斯楚士紳化的表象之下，酷兒貧窮的問題日益嚴重；「女同志的性之論戰」(Lesbian Sex Wars)則更細緻呈現女同志社群內部對於性立場的猛烈論戰；「多色構成的酷兒」(Queers of Color Organizing)意在突顯在性少數中「白性」(whiteness)<sup>13</sup>的歧視

<sup>11</sup> 引自主廊展示總論「我們浩翰的酷兒過去：慶祝 GLBT 的歷史」(Our Vast Queer Past: Celebrating San Francisco's GLBT History)展版內文。

<sup>12</sup> 引自主廊展示總論「我們浩翰的酷兒過去：慶祝 GLBT 的歷史」(Our Vast Queer Past: Celebrating San Francisco's GLBT History)展版內文。

<sup>13</sup> 「白性」(whiteness)在英美語境中，意指從後現代主義與歷史主義的觀點所發掘出身為一個白人的特質，通常「白性」的自我界定連帶隱含了排他的「種族優越」意識型態，並且以此正當化

機制，仍如何堅實運作。歧異的酷兒經驗，藉「多重故事」的詮釋觀點而得以廣納過去性別類屬狹隘的視角，更重要的是，這一個詮釋觀點所架框出的展示意涵亦廣納了不同性別類屬之間的矛盾，而拓展了性少數內部的性別政治論述的空間。

歷史學進路架構了酷兒經驗被再現的時間，並體現於展示空間之中，包含拋棄將酷兒歷史以編年史式與歷史斷限的單一線性歷史敘事呈現，反而以博物館二十五年來入藏物件的時序作為尺度，發展展示內容，此一現（酷兒歷史）一隱（蒐藏史）的兩種歷史敘事的穿插再現一個破碎、無連續性、多線進行的史觀。然而，若不是因受性別研究的觀點，即不可能發展出前述之歷史敘事的史觀。在展示內容方面，性別研究界定、描述酷兒經驗與範疇，強調皮革愉虐、跨性別扮裝、種族議題、階級、身體障礙等在過去受到忽略的經驗與仍備受爭議的議題，呈現了一個以主題式的展示內容，並且特別強調抵抗、爭議、鬥爭、質疑的敘事主題，這轉譯於視覺均質化的展示空間與環形的參觀動線。

## 平權、受暴與性別類屬：卡斯楚街區內 LGBT 遺產之歷史敘事

GLBT 歷史博物館的「重返都心」<sup>14</sup>是街區 LGBT 歷史脈絡的延伸，另一方面，對於認同自我參與社群建構的人而言，博物館的出現正與社群內部歧異對話。GLBT 歷史博物館位處於卡斯楚街區，環繞在自成一格的氛圍裡。<sup>15</sup>博物館鑲嵌於並列的諸多街道賣店櫥窗，與其它提供日常生活服務賣店無二致的外觀，使其成為當地消費景觀的一部分。透過社會運動者、社群志工、地方官員、地方企業眾志成城，該館原訂於 2010 年 6 月「同志驕傲

---

種族主義(racism)的施行。

<sup>14</sup> GLBT 歷史學會現在主要功能是檔案、閱讀室與行政辦公室(Archives, Reading Room & Administrative Offices)，目前位於宣教街，學會過去曾位於卡斯楚十字街區；而現今的 GLBT 歷史博物館展示與教育活動(Exhibitions & Programs)的地點，一分为二的 GLBT 歷史學會，因而稱博物館為「重返」卡斯楚。

<sup>15</sup> 卡斯楚街與第十八街所形成的十字街區，是當地人稱的卡斯楚「市區」(“downtown”)。

月」開幕，雖因展示空間租借因素暫時延宕，但仍於 2011 年 1 月 13 日正式於卡斯楚開幕。社群宣稱這是「重返 LGBT 社群的中心」。<sup>16</sup>博物館空間是從街區原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洗衣店，改建而來的「店面式的博物館」<sup>17</sup>(storefront museum)，成為名副其實呈現三十年來 LGBT 社群所累積歷史能量的「展示櫥窗」。



圖 2 GLBT 歷史博物館的櫥窗外觀展現現身的意圖 (攝影/吳咨閔)

開館時間符合在地街區的生活脈動，並不謹守美國其它博物館開放時間，開館時間是由上午十一時至晚上六時，六點過後不定期仍有團體導覽或是夜間講座活動（大部分美國博物館閉館時間為下午五點半）。夜間開放的博物館被眾多的人聲鼎沸，餐廳、專屬同志的酒吧與夜間俱樂部氣氛所環繞。

從原來僅止是以蒐藏、研究功能為主的 GLBT 歷史學會，轉而向大眾展示其歷史研究成果，GLBT 歷史博物館的重返街區使博物館展示空間有機地與館外的整體環境互動。卡斯楚街區原先是一個受到社會文化擠壓而產生的

<sup>16</sup> “Castro LGBT museum reopens” from Bay Area Reporter. 檢自 December 9 2010 from <http://www.ebar.com/news/article.php?sec=news&article=5302>.

<sup>17</sup> 安納寇斯蒂亞街坊博物館的籌備人員認為該館是史密森博物館群的展示櫥窗，意在使社區居民能對國家級的博物館更感親近。他將該館定位為一座「店面式的博物館」，在此借其概念。(張譽騰，2003)



生活空間，一個嚐試經濟自給自足的隔離區，至 70 年代末街區的資本力量備足同志平權運動興起的條件，成為發起運動的基地。街區內日常生活的各式紀念物（址）、消費的展演不斷回溯與建構同志爭取權利的歷史。例如，各式不同性別類屬的旗幟滿掛、愛滋病篩檢站、藥局及紀念品賣店，以及鄰近紀念 Harvey Milk 的餐廳 Harvey's 與其當年發起運動的照相館舊址等所構成博物館之外的展演脈絡。

博物館座落街區與紀念物（址）比鄰呼應，區隔出屬於當地性少數社群自成一格的「博物館情境」（王嵩山等編，2000：104）。紀念物（址）滿佈街區，再現不可復返的生命／生活，記憶受暴的身體與因性傾向而去世的無名故事。實際上，不論是對於 Milk 遺留的創傷與榮耀，或是愛滋病運動抗爭的軌跡，還是每年定期舉辦的嘉年華式同志驕傲大遊行，包含 GLBT 歷史博物館本身，皆是對於性少數集體受迫記憶的鞏固，而記憶的方式以兩種基本的展演敘事不斷重複：哀悼生活／生命的逝去，以及慶祝污名身分的扭轉。

街區中紀念址（物）再現以 LGBT 生命／生活為主軸的敘事，其歷史遺產共可分為三類：其一，Harvey Milk 強調出櫃與爭取同志平權的貢獻；其二，對於受暴和死亡生命的紀念；其三，肯認多樣的性別類屬與性生活的現身。

卡斯楚街區內有許多與 GLBT 歷史學會及 GLBT 歷史博物館協作的展場（有些同時也是賣店），這些展示空間皆是 LGBT 遺產，其中的敘事主軸及潛藏的意識型態，可作為釐清 GLBT 歷史博物館內所談的酷兒歷史基本對比。在非營利的人權運動組織(Human Rights Campaign)賣店是 Harvey Milk 舊時所開的照相館，Harvey's 餐廳則是因 Milk 謀殺後暴動而遭警察武力鎮壓的地點，長久以來兩處在卡斯楚的十字街區一直是具有爭取權利的象徵地點。兩處皆設有展示，並與 GLBT 歷史學會提供資源，從紙本宣傳手冊上可見到 GLBT 學會的標幟，說明之間關聯緊密。

Harvey Bernard Milk (1930-1978)並非美國史上首位競選公職當選的男同志，但其舉國知名，並受到無限的推崇與紀念。<sup>18</sup>1977 年，他以出櫃同志的身分贏得市議員席位，尋求以政治途徑爭取平等權利，他主張「打破暗櫃」，提倡同志出櫃現身、抵抗歧視法案、號召同志遊行。<sup>19</sup>1978 年，由 Milk 主導成功阻擋加州歧視同志的「第六號法案」(Prop. 6)通過，支持同志平權一方，聲勢大盛。同志集體現身透過媒體傳播，使同志平權議題始成爲聯邦議題，然而也招致反動力量的回擊。1979 年他遭到另位議員於市府辦公室謀殺。他的遇害及生平事跡，使他至今仍是當地性少數人群的共同象徵。<sup>20</sup>

不論是賣店或是餐廳，顯示出一種完全與博物館不同的時間觀。賣店的展示呈現方式是以對重要歷史時期的命名，如「1964（年）能見度」、「1975（年）社群」、「2004（年）婚姻」與「2011（年）平等」，將 LGBT 視爲一個單一社群的線性歷史發展。而在 Harvey's 餐廳內舊照片展示不斷強調，卡斯楚如何邁向同志之都的歷史大事紀，此中尤其強調 Milk 對卡斯楚街區的貢獻，依序爲：Milk 與著名的男同志跨性別明星 Sylvester 在運動場合的同臺演出、Milk 的勝選之夜、Milk 提出法案抵制對同志不友善的商家，以及 Milk 遇刺身亡。該展示的敘事，是將 Milk 個人的貢獻與卡斯楚成爲「同志之都」緊密結合。

---

<sup>18</sup> 2009 年美國總統歐巴馬追授 Harvey Milk 總統自由勳章。

<sup>19</sup> 原文：”If a bullet should enter my brain, let that bullet destroy every closet door.”(Shilts, 2008).

<sup>20</sup> 1979 年，Harvey Milk 支持者不滿謀殺案兇手 Dan White 竟獲輕判，故手持燭光上街遊行，史稱「白夜騷亂」(White night riot)。該遊行過後群眾轉往位於十字街口上的 Elephant walk 酒吧，參與遊行群眾遭警察無故突襲毆打與逮捕，餐廳名稱於 1996 年為紀念 Milk 改為現稱 Harvey's。華府與舊金山當地皆發起抗議遊行，華府遊行約十萬人出席，隔年 6 月，舊金山同志遊行則有 20 萬人重返 Milk 遇刺身亡的市政府大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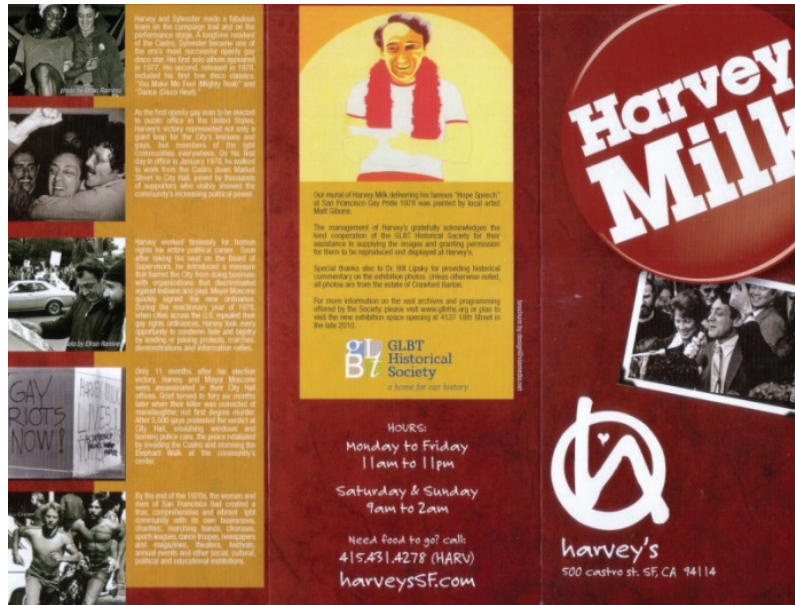


圖 3 Harvey's 餐廳店內展示強調 Harvey Milk 個人事蹟與貢獻。  
(資料來源/Harvey's 宣傳折頁)



圖 4 人權運動組織店內展示年表概述，顯示歷史的單一敘事，無法含括所有的性少數歷史發展。(資料來源/Human Right Campaign 宣傳折頁)



圖 5 卡斯楚街區一隅櫥窗展示多樣的性別認同與身體，不同身體展現的芭比玩偶如同性之光譜。（攝影／吳咨閔攝於 2011 年 10 月）

相對於此，開館首檔展覽及活動主要策展人 Amy Sueyoshi<sup>21</sup>，強調呈現過去不受重視、避而不談、或未語言化的歷史。誠如 Anderson 在《想像的共同體》所言，博物館技術處理殖民記憶的遺產時，政治的繼承與抵抗皆是不可避免。該館嚐試建構基進論述，打造屬於「酷兒」的博物館，如同美國在族裔、兩性爭取公民權歷史中的各式行動，另一方面，該館亦需要重新定位 LGBT 的歷史遺產。首次展覽以隱匿的歷史與上述街區內固有的展演內容與模式抗衡，與 LGBT 歷史遺產進行對話。

### 愛滋病運動之餘緒：從疫區前線萌發的酷兒博物館實踐

爲什麼需要一座酷兒博物館？博物館創建人及當地社群，個人與集體是如何去想像一座博物館的生成？酷兒博物館的生成需回到當地同志解放運動及愛滋病運動來理解。GLBT 歷史博物館的創立深受愛滋病爆發的催化。

<sup>21</sup> 日裔女性酷兒歷史學者，2011 年任 Director and Associate Professor of Race and Resistance Studies, and Associate Professor of Sexuality Studies of San Francisco State University. 2011 年 9 月至 2011 年 12 月田野調查期間進行過一次訪談，訪談時間為 2011.12.14 10:00-12:00 於舊金山州立大學 EP 111c 室。

博物館前身 GLBT 歷史學會發起於 1980 年代初愛滋病爆發。愛滋病席捲的當時快速奪去數千性命，對當地社群而言，愛滋病引發社群歷史文化岌岌可危的焦慮，甚至以「同志癌」<sup>22</sup>、「神的懲罰」(God's punishment)等病理、宗教論述污名化同性性傾向，基督宗教右翼趁此積極論述，以打壓 70 年代末以來同志解放運動的活力，性少數在當時社會生活空間與生存機會更形壓縮。雖然當時男同志死亡人數為多數，但性少數及運動者遂發起抵抗此污名化的命名。在地各式社群力量開始凝聚，並串結成為全國性組織或聯盟，在公領域向社會與公權力宣示主體生存權利的正當性。

爾後，一系列愛滋病運動聚集更多的參與者現身，生命的消亡與身體的損毀也使社群開始轉向關注因性傾向所遭受的暴力、創傷的議題，尤其趨向聚焦在國家力量的介入／不介入，以及日常生活中各式壓迫與暴力所導致的傷害。

1987 年 Cleve Jones 從舊金山發起「愛滋紀念拼布計劃」(AIDS Memorial Quilt Project)，前進華府展演龐大的拼布計劃，將死亡生命的數量視覺化，迫使政府正視愛滋病為國家公共衛生的重大議題，譴責政府歧視性少數，以致無法享有受治療權利，不平等的治療權帶來的死亡與身體毀損，被定位為一種國家暴力。同年，「愛滋奔放力量聯盟」(AIDS Coalition to Unleash Power, ACT UP)亦在紐約成立，隨後則有紀念暴力受難者的「粉紅三角」(Pink Triangle)的提出等爭取生存權利的組織相繼出現。藉反抗暴力與極欲求存的運動能量，帶出了「酷兒國」(Queer Nation)組織，酷兒身分進入了社會運動的視野，除了反抗暴力外，亦反對被主流同化。事實上，80 年代的運動並不解除 LGBT 性少數之間性別政治的衝突，但對生存的焦慮，建構了運動的議題主軸與組織的出現。

---

<sup>22</sup> 美國官方最早認定該病名為「後天免疫缺乏症候群」(Acquired Immune Deficiency Syndrome)，即為愛滋病(AIDS)，但仍多以「同志免疫缺乏症」(Gay-Related Immune Deficiency, GRID)稱之這視為「同志癌」(gay cancer)。

1985 年 GLBT 歷史學會創建後開始著手蒐集物件，亦是應對此種未知且致命的死亡焦慮，快速並積極的回應。Willie Walker (1949.2-2004.9)是 GLBT 歷史學會的重要創建者之一，學會最初五年的館藏保存在他位於卡斯楚的公寓，後來遷至位在宣教街的現址。創建人 Walker 在愛滋病房服務的經歷，正使他認為「酷兒人群若不保存其歷史，則其史必將消逝」的保存動機，並抱持學會未來得以開設屬於 GLBT 人群博物館的期待。美國的博物館長久以來負有開化文明的重任，博物館機構扮演著教育者的角色（王雅各譯，1998）。因此，對應於當時性少數所受之污名，污名難以與教育資源連結，可見 Walker 及草創的社群對於設立博物館的想像大膽而前衛。愛滋病觸發學會的蒐藏行動，博物館藍圖的實踐可視為承接愛滋病運動，以現身爭取生存權的展演。原無特定組織的人群從強調彼此差異的性別類屬，逐漸匯流為反抗壓迫與暴力的性少數集體意識。

博物館重返卡斯楚街區，促使博物館與社群生活空間與進行抗爭的歷史脈絡再次重合。70 年代後，性少數社群越趨商業化與分殊化，至愛滋爆發前，雙性戀及跨性別還是新穎且邊緣的概念，然而愛滋病後，抗暴、求存成為各個社群異中求同的基礎。博物館蒐藏動機與實體空間，伴隨著社群對於愛滋病的死亡焦慮與以求生為共識的集體意識建構而實現。現今所見主廊展覽即是由「HIV/AIDS：悲痛、團結與決心」與「承載傷痕：暴力與創傷」獨立置於主廊的中心位置，並與博物館正對面的愛滋檢測站及街區中隨意可見的倡議愛滋檢測廣告，以及街區內大小不等紀念生命逝去的紀念物（址）相呼應。

從歷史脈絡而言，作為愛滋病運動的一環的 GLBT 歷史博物館，承繼街區的 LGBT 歷史遺產，但是反對受主流同化的「酷兒」身分定位，並不榮耀某一位重要的英雄 Harvey Milk 追求平權的勵志故事或是單純介紹特定性別類屬的歷史，而是更細緻地討論無名者的故事，包含失敗的、疾病的、卑賤的、非僅止「白人」的故事，甚而超越性別類屬，如皮革愉虐的酷異性實踐等，在愛滋病運動激起集體求存的訴求後，便開始與「勵志故事式的」或強

調性別類屬邊界的 LGBT 歷史遺產脫開，轉而尋找超越類屬的自我肯認。這亦使 GLBT 歷史博物館具有可容受多重、未被恰當講述的歷史的敘事空間。

### 現與隱的政治：性別類屬能見度的對抗

GLBT 歷史博物館首年展示的空間配置，體現酷兒歷史的空間觀與時間觀。透過物件與物件配置之間的相對關係、空間與人之間動態互動，從物質轉譯展示配置中得以窺見酷兒的空間觀與時間觀。

GLBT 歷史博物館館內展示空間分為前廊與主廊兩個區塊，前廊是長廊的直線空間，主廊則是環形空間。策展人如何將空間與物件進行組合，顯現其對主題的理解。前廊與後廊是由不同的策展人策劃。在前廊的直線空間，策展人並未使用直線空間所造成的直線動線效果來呈現物件發生的時間序列，反而是以陳列樣本的方式展示館藏的類型。

一步入館內，兩對知名（具高能見度）的男、女同志物件並置於入口處左側，而口述史、海報、電影、電視與聲音、照片、蜉蝣之物、期刊展示則置於右側。Harvey Milk 與其伴侶 Scott Smith 居家物品，以及舊金山第一對締結婚姻的女同志伴侶 Del Martin 與 Phyllis Lyon 的結婚禮服並陳。展示以樣本類型的分類「私人物件」(personal collections)取代物件主人的姓名主標，而「織品」(textiles)的禮服則是取代了重要的婚禮的事件。「分類系統總是環繞著差異而建構，而其方式就是將差異標示出來（林文琪譯，2006：64）」。試圖增強某些差異的能見度的同時，物件之間能見度差異的弱化，使原來重要與核心的事物被抹平；前廊展示運用隱匿姓名試圖消抹特別具有能見度的物件，取消直線空間可能構成延續性的潛力，使之符合為一種蒐藏目錄的展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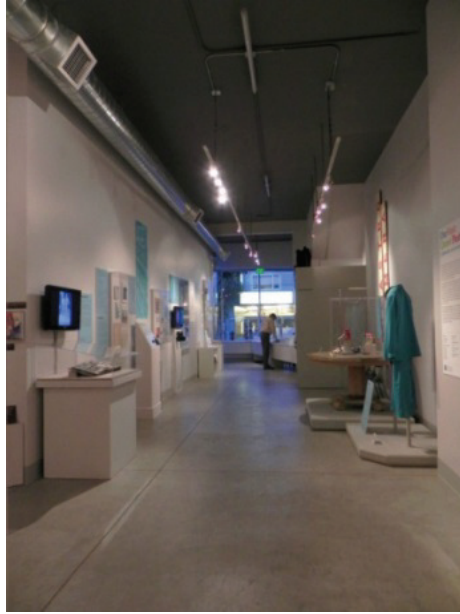


圖 6 策展人 P. Boneberg 使用前廊的直線空間以樣本化方式消抹差異  
(攝影/吳咨閔)



圖 7 被抹除所有者名字的物品，以樣本化的手法並置的「私人蒐藏」與「織品」，事實上是 Milk 與其伴侶之家庭用品，以及著名的女同志 D. Martin 與 P. Lyon 的結婚禮服 (攝影/吳咨閔)



圖 8 長廊右側分別是海報、影片、ephemera 物件、口述史、刊物與照片 (攝影/吳咨閔)



然而，該物件題名雖然分別以「私人物件」與「織品」的蒐藏類型作為展版題名，巧妙代換物件的歷史重要性，但是由於單獨放置入口左側，又佔據相對於右側展示較大的空間，並位於後方主廊展示參觀動線的起點。雖然以某一蒐藏類型之「樣本」，試圖樣本化消抹物件的重要性所帶來的失衡，但空間配置使該兩套物件的重要性不言而喻。甚至根據 Amy Sueyoshi 的說法，主廊的策展人曾就 Paul Boneberg 還要追加增設 Harvey Milk 物件的數量表示不贊同。物件出現在展示中的數量與空間的協商，明顯說明某些物件仍舊是被認為重要的，並不如執行長 Boneberg 所言如此「隨機」。

Sueyoshi 策展人刻意迴避最熱門的同志婚姻議題，企圖以顛倒「隱」與「現」關係的詮釋方式與溝通策略，抵抗博物館外蔓延的男同志 Harvey Milk 紀念物，而使每一件展品的重要性具有「同一」的效果。抹去重要性標記的矛盾狀態，意圖解構單一敘事的可能性。沒有任何一個 GLBT 社群能以「最重要」的方式呈現，以服膺呈現多樣性的主旨。將一對男同志的私人蒐藏與一對女同志織品並置是一種對於男性的抵抗，或者是更為基進的態度，即防範任何一種權威形成的再現策略。從策展手法試圖去消除 Milk 肖像痕跡，這呈顯了男同志之於女同志，或是男同志之於其他性少數，相對主流的持續存在的權力關係，而展示更進一步地試圖去消除單一性，解構此種性別政治內部失衡的權力關係。

如上段前所述，主廊的敘事時間並無明確的順序性，而是被隱藏在「啓發性物件」的入藏年代中。由於任一展櫃皆以專題呈現，並無明確的時間順序，且專題彼此之間無前後承接之關係，因此使參觀動線更為彈性、發散且不受限制，但同時也使進入展場的參觀經驗，理解所謂酷兒歷史是相當難以掌握的。承接前廊樣本化企圖消除差異的展示手法，主廊的時間性的抽開使得對於酷兒歷史整體脈絡的理解破碎化。

從直觀的展版題名確實無法掌握其脈絡，但是佔據展場正中央的兩個島式展櫃仍可發現其與博物館使命的隱密關聯。編號 21 與編號 22 的展櫃主題分別是「承載傷痕：暴力與創傷」、「HIV/AIDS：悲痛、團結與決心」。GLBT

歷史博物館是因愛滋病而發起，展示的文字敘事雖無特別強調，但從空間的配置觀察，兩個專題的單獨放置空間的中央，說明酷兒博物館對於死亡與暴力的重視。

總結上述，展示的文字敘事中試圖抹去街區所打造出對於特定物件與人物的高度能見度，突顯能見度低的發聲與身影，而也造成展版的文字敘事與物件的空間敘事的分離，而此分離的敘事一方面造成了酷兒歷史脈絡破碎化的效果，但也顯示了試圖走向多重詮釋的潛力。

在 Human Right Campaign 賣店是以偏重以編年式安排了重大歷史事件的順序，而在 Harvey's 餐廳裡以依照時序的歷史時期的方式詮釋 LGBT 的歷史發展，相較於此 GLBT 歷史博物館則是強調消抹此種歷史建構的方式。由此看出，透過破碎化時間排序，促使某些事件的重要性降底，是鬆動單一的敘事而有多重敘事的其一可能。

Bennett (1995)指出博物館場域是一個政治論述的空間，自 18、19 世紀以來博物館所塑造出來「進步」(progress)的概念；展示空間所產生的事物秩序與人的動線，除了我們知道單一線性進步的敘事發展所將引來的危機，同時也知道任何一種時間性的敘事發展，其背後必有其特定的意識型態。因此，直線前進的時間敘事與「進步」此種意識型態關係相當緊密。透過 Judith Halberstam (2011)在《The Queer Art of Failure》一書分析「成功」(success)根本上是一種異性戀霸權，透過資本主義實踐所形塑的一種意識型態。Bennett (1995)的論證也說明「進步」是全然異性戀男性的觀點，故此，酷兒博物館試圖消抹歷史的重要性，刻意強調「無名者」(無名者鮮少是成功者)其破碎化、斷裂的時間、空間體現，相對於博物館之外的 LGBT 歷史遺產，在展示中，運用消抹或突顯這樣隱與現的展示策略，可見其企圖從社群內部反思、解構敘事意識型態的實踐。

## 以差異的個人生命經驗建構「我群」

GLBT 歷史博物館酷兒認同的建構，涉及排斥或包容了某些人群，並且整合多樣的酷兒經驗，事實上根據當地歷史脈絡的發展，重新定義了一種身分認同。

就舊金山當地的歷史脈絡而言，「酷兒」一詞隨著時間發展意義已產生轉變，從貶意轉變為正向的身分認同；所指涉的人群與主體也發生移轉，從指涉他者到第一人稱的自我肯認。雖然 GLBT 歷史博物館的名稱未見「酷兒」一詞，但展示敘事以（我們）酷兒為複數第一人稱，在展示陳述中使用「酷兒經驗」、「酷兒史料」、「酷兒社群」等名稱定義物件，宣告以一更寬廣的視角看待性別類屬與各式的人類經驗，此即帶有一種對於「性」的基進詮釋。在展示中酷兒人群歷史的再現，透過物質化的轉譯，在地的酷兒社群範疇被重新界定（「我們」包含了哪些人），以及酷兒性的建構（「我們」的特質是什麼）。

展覽內容的強調呈現「多重故事」，關懷深刻的「人類主題」。敘事主體雖然以「我們」（酷兒）發言，但也強調個體之間的「多樣性、不規則與不受限，時而內在聯結、時而孤立、時而衝突。」「酷兒經驗」透過此主張的策略得到統合為一個集體。GLBT 歷史博物館主要呈現「酷兒經驗」，挖掘甚至挑戰已熟知的 LGBT 人群事蹟，並開拓還未能辯識人群，擴編其故事軸線的包容性。博物館對於「酷兒經驗」的定義有四個面向：（1）對陪伴和歡愉的追尋；（2）在帶有敵意的社會裡為自決和尊重抗爭；（3）個人與集體表達的價值；長久以來，作為（4）酷兒生存關鍵的精神、創造力與機智。<sup>23</sup>酷兒歷史由這些酷兒經驗集合而成，由於酷兒經驗內部的差異，因而注重敘事的多重性。

---

<sup>23</sup> 引自主廊展示總論「我們浩瀚的酷兒過去：慶祝 GLBT 的歷史」(Our Vast Queer Past: Celebrating San Francisco's GLBT History)展版內文。

該展示既以普世性的人類經驗角度切入來看待酷兒經驗，同時亦呈現作為性少數的酷兒經驗的特殊性；一方面討論社會中少數追求理想的生活世界所面臨的困境，另一方面亦呈現酷兒經驗的特殊面貌，諸如如何追尋、如何抗爭、如何表達與如何創造等不同面向的內涵。相較於舊金山在地其他處理族裔離散議題的博物館，在根本上，對於辨識酷兒經驗與認同的製造便具有基進企圖。由於主題討論不再僅為單一性別或是族群的問題，而是牽涉複雜的性別種族化議題，甚至更進一步引入階級層面的討論；原本只是單一的問題，不同條件的加成後所產生的爭議，使酷兒的生存處境與其所在的社會文化結構，產生了意想不到的張力。正是由於處在社會常規邊緣，被社會賦予污名的標籤，另一方面，酷兒主體亦有身陷在盤根錯節的認同抉擇的可能，因此，在社會文化約束與酷兒個人能動之間，酷兒主體的另類(alternative)生存方式所發展出多樣的因應之策，成為了「我群」酷兒經驗的共鳴。

策展者企圖突破傳統的歷史博物館的史料編纂，而以酷兒化(queering)的進路操作博物館技術。由於過去酷兒經驗的呈現相當隱諱，酷兒對平凡物件的詮釋可以有效揭開此種隱諱性。物件是呈現酷兒經驗及其當代時空脈絡最明確的佐證，也是非單一的、外於常規的、內部不穩定的酷兒經驗的發散節點。藉由質問已知的知識，獲取未被訴說的故事，此顯示展示企圖不僅陳述知識而更意在挑起問題。

最顯著一例即發生在 Harvey Milk 物件陳設數量的協商過程。主要策展者 Amy Sueyoshi 指出：在博物館之外的卡斯楚街區，有已太多「顯而易見」的 Harvey Milk，因此策劃首年展示時，特意著重呈現其他社群。在屬於男同志領地的卡斯楚，遍地可見有關 Harvey Milk 的紀念物(址)。卡斯楚街區是以男同志單一史觀作為「同志之都」的主調(如賣店與餐廳以 Milk 為主的單一線性敘事)，雖然女同志、雙性戀者、跨性別者之認同也被納入街區，但相對於街區中強調 Milk 平權貢獻，其它性別類屬不僅能見度低，且男同志仍是性少數中擁有發聲權的強勢者。博物館既以社群多樣性為使命，自然

也將 Milk 的成就納入使之成為其中之一的歷史發展。

然而，相對於 Boneberg 所策劃之前廊，主廊的策展人 Sueyoshi 則完全不展示 Milk 相關事跡。Sueyoshi 指稱 Boneberg 原本有意再增加 Milk 的相關物件，但最後在協商之後作罷。Boneberg 說明前廊的「選樣」只是意在告知觀眾館藏品的存在，但事實上無法避免呈現具代表性且重要的樣本，如展出舊金山第一對結婚，同時也是成立「比利堤斯的女兒」組織的 Phyllis Lyon 和 Del Martin 的結婚套裝，但此處也必須注意，相較於身為舊金山或全國最著名的男同志 Milk，Lyon 與 Martin 的女同志故事的普遍能見度低，而 Sueyoshi 也在主廊展區對於她們故事的進行補充。Sueyoshi 作為首次展覽的主要籌畫者，前廊將 Milk 物件樣本化的展示，顯示將其納入酷兒歷史，然而，在街區中 Milk 的高能見度的脈絡之中，從街區進入博物館的觀眾，帶著既有的 LGBT 遺產的歷史敘事，便面臨從獨尊 Milk 貢獻的激情敘事中失落，而開始面對其它性別類屬、性實踐、性樣態的幽微歷史。



圖 9 主廊在「Del Martin & Phyllis Lyon：革新的先驅者」展區對於前廊這一對女同志展品的補強（攝影／吳咨閔）

主廊雖也論及不同種類社群的逐漸「正名」的歷史進程，但可發現偏重引出對人的處境的關懷，例如正視酷兒正陷於貧窮、族裔或訴求基進的性實踐議題，甚至對於美國目前主流男女同志對於婚姻平權的追求刻意迴避討論。呼應Rubin所指出「壞的性」離具有魅力的性實踐愈遙遠的論斷，前館長P. Gabriel (2010)指出學會是以性別的外圍(peripheral)觀點挖掘「酷兒歷史」。GLBT歷史博物館首年展示取徑受到GLBT歷史學會深刻的影響。博物館企圖呈現位於性別、種族、階級、疾病多重身分交錯的壓迫之下，常為人所忽略的人類處境。

雖然在空間上，前廊主廊同被整合在博物館內部，但可以發現，主廊酷兒化的策展取徑與前廊在性別、種族、階級、健康、婚姻等策展觀點的不同，前廊與後廊事實上存在一種繼承又對抗的張力關係。然而，仍可見在博物館中，不同的性別類屬的經驗如何具體地被納入在同一個敘事裡，這些酷兒經驗的呈現是企圖與社會協商、發生關係，而能改善酷兒的生存處境。企圖提升能見度並非酷兒人群獨有，而是承襲其他群體認同建構的策略。美國博物館建構認同的敘事中，「歡慶」與「哀悼」是催化認同建構的兩個重要手段。於1960年代以降，美國舊金山以族裔為認同發起的博物館強調「歡慶」與「哀悼」增進能見度，GLBT歷史博物館亦繼承了此種建構策略，但不再如街區強調性別類屬的分野，不去強化單一的Milk男同志認同，也不是Lyon和Martin的女同志認同，而是一種基於在性立場上更屬外圍的、邊緣的、反叛的人類經驗回應主流社會。

### 愛慾、性表述與抵抗：非關類屬的酷兒肉身經驗

除了時間、空間外，身體是不可再化約的社會存在(social being)。酷兒身體所引起的衝突，肇因於社會文化如何看待酷兒的社會存在。Bulter (林郁庭譯, 2008) 指出，美國酷兒身體所面臨的危險，是來自於社會文化的規範否定其身為人，並將酷兒身體常是作為一種「他者」來認識。肉身的物化是遭受暴力深層原因，酷兒因以肉身愛慾和表述而成為暴力的目標。

酷兒的身體力行時時受到來自異性戀生活的壓迫與侷限，故而不易辨識。Rubin (1984)提出「性階序」釐清美國文化事實上將性實踐區分為「好的性」與「壞的性」的階序。以「好的性」為中心生成了一套異性戀的意識型態。Butler (1990)指出發掘出異性戀霸權的陽物中心主義所表現的優勢軸線是必要的，經此才得以呈顯不受辨識的酷兒。

Ahmed (2006)處理酷兒的經驗世界，指出酷兒面對世界的身體傾向(orientation)，由於不順應異性戀身體傾向匯聚的生命／生活軸線，因此處於能見度低的迷失狀態(disorientation)。因此，酷兒身體除所遭受社會規範的壓制、暴力相向之外，進一步而言，在異性戀社會中不易的日常生活所造成酷兒身體傾向的迷失，也是內化於身體之內，甚至超越身體的壓制與暴力；當然，辯識出異性戀世界的中心、軸線，乃至所謂好的標準，亦有助於酷兒的創造行動。Butler (1990)特別指出「履踐性」(performativity)的重要，持續地嚐試突破固著的異性戀軸線，其重複而流動，且不易辨識，但卻是酷兒實踐能動所在。酷兒身體傾向雖因溢出異性戀生命／生活軸線而時體滯礙，但是遊走於軸線內外的酷兒身體具有不受束縛的積極性。在該館最直指身體的展示主題「身體政治：質疑理型」(Body Politics: Questioning the Ideal, 1982-2003)中，已明確指出個人的身體都是政治的，對於追求完美身體(physical perfection)置疑：

胖硬派女同志(Fat dykes)、跨性者(transpeople)、雙性者(intersex individuals)、無性者(cisgendered people)、肌肉男(muscle boys)、老女人(crones)、身體障礙者(people with disabilities)、熊(bears)（意指身材壯碩的男同志）都是具有政治意涵的，即使是你自己的身體。

24

---

<sup>24</sup> 引自編號4的展示主題「身體政治：質疑理想的身體」(Body Politics: Questioning the Ideal)展版內文。

美國文化中存在著認為自己的身體是不完美的概念(Miner, 1956)。所謂「完美」(perfection)即正常、健康、陽光、中產階級、白性等「正向」(positive)的詞彙連。因此，美國文化中推崇這些價值，追求至臻完美的身體，意味著身體有「傾向」完美前進的焦慮。性階序的發掘，使我們理解酷兒身體位於社會主流價值的更外圍，既被拒斥亦與這些價值衝撞。其內容針對一般常見對身體的盲點提出疑問，從多樣的身體能力亦顯示出，經驗的多樣性而非性別類屬的多重性：

為什麼我們要求個人只能屬於兩性其中的一個性別？為什麼你的性別需要在出生的時候就被安排？為什麼某些身體比其他的身體更有市場價值？對於身體能力的某些信念如何影響我們去欣賞多樣身體(diversity of bodies)的能力？<sup>25</sup>

這些疑問也開展了其它與身體有關的展示內容。23 個展櫃指涉性少數對於身體的理解。根據身體實踐能動性的不同，筆者將與肉身性有關的主題分為三個面向：「追求性歡愉的身體」、「性別認同與身體形塑」與「受創的肉身與集體能動」。

第一面向「追求性歡愉的身體」，這個主題反映的是古老的人類主題——愛慾。追求性歡愉的身體是有機會跨越種族、階級等各種設限的邊界，如「消費酷兒：GLBT 市場, 1964-1998」(Consuming Queers: The GLBT Marketplace, 1964-1998)指出緊縮審查制度下，酷兒透過消費主義的流通力量，尋求情慾圖像。「多彩構成的酷兒, 1975-2007」揭露美國在白人中心的種族歧異與分離主義下，原住民美國人、拉丁裔、亞裔美國人與非裔美國人仍勇於追求身體歡愉。「酒吧生活：外出」(Bar Life: Going Out, 1950s-1990s)呈現該時間斷限之間，熱絡的酒吧夜生活如何提供蓬勃性的體驗，以及興盛的酒吧文化催發了草根的性少數運動。「浴堂：在一起或是在外面等？」(Bathhouses: Coming

<sup>25</sup> 引自編號 4 的展示主題「身體政治：質疑理想的身體」(Body Politics: Questioning the Ideal)展版內文。



Together or Waiting Outside? 1965-1985)指出屬於男同志的性生活經驗，也特別指出在該社群邊緣的人，如年老者，如何在這樣一個特定的場域，獲取性的體驗。「皮革：暗黑慾望，公共歡愉」(Leather: Dark Desires, Public Pleasures 1973-2005)、「情色漫畫」(Erotica)呈現皮革愉虐的主題，將這一常被 LGBT 主流排斥的慾望形式講述出來。「性玩具：施作情色表達」(Sex Toys: Implementing Erotic Expression 1960s-2000s)展示一整櫃的性玩具，突顯性的需求與趣味是應被看見的。

第二個面向則是「性別認同與身體形塑」，亦即在真實的生活景況中，社會規範與自我認同如何在生活中得以協商。「扮裝：形塑我們的存在」(Drag: Fashioning Our Existence 1920s-2006)以性踰越別的扮裝挑戰僵固的界線，以外表形塑的方式表述自己。「女同志性之論戰, 1970s-1990s」呈現社群內部的異議，此論戰包含了異性戀、皮革愉虐、陽剛／陰柔角色(butch/femme roles)以及性工作等議題，最主要的論戰是反對或支持色情影片(pornography)。「路·蘇利文：一個轉型的人生, 1951-1991」(Lou Sullivan: A Life Transformed 1951-1991)呈現一位跨性別學者的身體與性別認同不吻合所引發的問題。「Bois Burk：在監視之下」(Bois Burk: Under Surveillance)講述一位成長於中產階級家庭的男同志，由於其同志身分不符合家庭及工作場合的社會規範而遭排擠；Burk 年老時亦遭年輕的同志排擠，故而事實上他一生都在與不同形式或來自不同角度的凝視監看對抗。此類顯示中在異性戀經驗世界中酷兒身體如何遊動與挪移，以酷兒的身體傾向接觸物件，進而創造酷兒對於己身表述的經驗。

第三類是「受創的肉身與集體能動」，除了包含毆打酷兒、愛滋病的創傷及國家暴力，同時也包含了愛滋病運動，各種現身的社會運動，事實上都讓走出公共領域的性少數，曝露於受種形式的危險處境，此時的酷兒承受的風險極大，但卻也是其能動衝撞影響力強烈之時。「承載傷痕：暴力與創傷」、「HIV/AIDS：悲傷、團結與意志」(HIV/AIDS: Grief, Solidarity, Determination 1980s-2000s)與「走出暗櫃與走入街頭」(Out of the Closets & Into the

Streets)。面對創傷與暴力，哀悼的力量，啟發了個人，也凝聚了群體。在此我們可以看見，從個人到集體，性少數的社會運動佔據生活中極大的篇幅。

這些經過轉譯而物質化的展示物件，酷兒肉身性的更為具體。如第一類中「性玩具：施作情色表達」展出的各式陽具玩具，再現與物件接觸的身體，直指追尋性歡愉的身體；第二類「扮裝：改造我們的存在」再現的是溢出性別類屬框架，實踐性表達的身體；第三類「受創的肉身與集體能動」，不論是來自日常的毆打酷兒(queer-bashing)或像 Milk 一樣遭到謀害身亡，又或是愛滋病對酷兒身體的襲奪，國家暴力下不得救治的脆弱肉身。長久以來，損傷的酷兒身體，在卡斯楚街區是一直被強調的，也由於酷兒身體會有損傷的危險，因此現身／出櫃此具有主動出擊的策略，也一直持續出現。在此類展示中，從個人到集體的受創的肉身，事實上懷有強力的生命力，而此種能動性是過去關於性傾向的展示未著重之面向。



圖 10 J. Sarria 的女王禮服 (攝影／吳咨閔)

在美國過去的展示中，雖然已開始處理酷兒身體涉及歡愉與受暴，然而透過酷兒經驗呈現積極求存的歷史仍相當缺乏。酷兒經驗中的踰越與抵抗都必須是基於身體的，空有性少數認同而未基於「肉身性」(corporeality)討論酷兒歷史幾乎是不可能，然而值得注意的是，現主流的 LGBT 社群甚至因懼爭議，亦迴避正面去呈現身體(Moore & Rodriguez, 2010)。酷兒的肉身性可以是發掘酷兒能動的材料，而博物館的物件正是提供並引發酷兒身體傾向的實際境遇極佳場域，故而便可援引酷兒學者 Ahmed 的身體傾向之概念，理解何為酷兒的物件。

面對社會對於性少數的不友善，該館所面臨的問題，非僅是硬體設施受到破壞，而是更為棘手的議題，即是博物館作為酷兒人群所建構的肉身性理念遭到攻擊。<sup>26</sup>博物館實體指向一個適宜酷兒身體寓居的烏托邦，其創造的空間是身體的延展，然而物質化之後空間所再現的意義後具有開放性與多義性。對酷兒社群而言，博物館就是現身的地點，更甚建築本身就是酷兒的化身。2012 年 10 月下旬，GLBT 歷史博物館館舍於夜間遭人破壞，雖無法查察破壞者的動機是否真為有意，然而該博物館從四面八方所獲得蜂湧而至的支持與聲援，反映此事件不僅召喚 GLBT 人群晦黯受迫的歷史記憶，更觸動對於安生求存的集體焦慮。

## 何為酷兒性的競逐與折衝

由於酷兒社群的發展歷史，其認同分殊的辨識與肯認即有其政治性，故而影響其歷史敘事的時間軸。所謂酷兒歷史，是一個多重而漸繁複的集合，酷兒歷史並不能以單一敘事而囊括之，而是多重且交錯的敘事。因此，酷兒歷史的敘事時序，難以一以貫之掌握其時間軸，此牽涉酷兒社群歷史的發展

---

<sup>26</sup> 事件報導參見館方 2012 年 10 月 29 日、11 月 2 日館訊。) Outpouring of Support: GLBT History Museum Reopens After Vandal Shatters Front Windows”(Nov. 2, 2012)., “Vandals Strike GLBT History Museum: Front Windows Shattered in Early-Morning Incident”(Oct. 29, 2012).

及其特質。前廊長方形的直線空間並未用以呈現編年史式的酷兒歷史，而是以樣本化的展示手法呈現；主廊則是以專題式展出，展示手法為將大約等量間隔的展櫃樸素地以格狀環繞展場。該館以歷史為主題卻捨棄編年史及歷史分期的展示手法，前廊使用樣本化的方式甚至去除了依循歷史時間前進的可能；而主廊的環形格局的空間配置，使歷史展示的時間序列破碎化。

視覺化的比較展示景觀可以推知物件組合之間的權力關係。雖然策展人意圖以樣本舉例方式呈現，但事實上卻並非僅止簡單陳列樣本。前廊左側兩組物件展示標題名稱為「個人蒐藏」與「織品」，個人蒐藏類型的樣本展出 Harvey Milk 的相關物件，同側旁邊則展出織品 Phyllis Lyon 與 Del Martin 的結婚禮服。上述提到個人蒐藏與織品兩組物件，試圖在能見度與多樣性、在重要物件與樣本陳列之間的取捨；其意義的模糊與游移，追根究柢糾結於「隱」或「現」是否增強其能見度展示策略的考量。

如何突顯展示中物件的重要性，取決於物件的能見度；即使需要因維持一個「多樣」的狀態，而未詳加陳述兩對重要人士的事跡，但卻仍不免爲了要製造出一個被認識的節點而展出具有代表性的(representative)物件，以物件的「出席」(present)服膺多樣性的宗旨。前廊兩組物件聚合的方式類同之處，在於皆是「成對」的「同志伴侶」，同時又被獨立置於同側「對比」。雖然館方主旨呈現隱匿的歷史，在蒐藏類型的展區試圖對在 GLBT 歷史中重要的兩對同志伴侶做「匿名處理」，嘗試消滅其能見度，但仍無法掩蓋館方特定揀選展示物件的傾向。

前廊的兩側空間在直觀視覺上物件組合呈現的比例失重，事實上顯露對於特定人物重要性的判定。相對於前廊左側立於「聚光燈」下的兩對典範人物(role model)，前廊右側的特展則顯得較為侷促。2011 年 10 月展出時間適逢舊金山市長大選期間，前廊更替展「創造同志選票：1961 年 José Sarria 競逐舊金山議員」展出第一位出櫃的扮裝皇后市議員候選人 Sarria 的事跡。同時展出 Sarria 的后冠與當年的選票，展現扮裝皇后的挑叛的酷兒力量開始思考自身與政治的關係。Sarria 與 Milk 兩套物件組合皆標示酷兒個人生命與

透過政治力，爭取權利的酷兒經驗。

事實上，兩者具備的特質相當的雷同，但在博物館的呈現上卻產生不同。兩人皆曾從軍，由草根生活崛起，試圖透過政治力改善酷兒的生存環境。兩者皆在地方歷史上具有重要性；Milk 成功地提升酷兒社群的政治影響力，並使之成爲一個公共議題；而 Sarria 競選結果失利，然而如同展示中提到，當地社群開始使用政治語彙思考自身性少數的處境，並透過選票可視化性少數身分作爲一股可以凝聚的政治力量。相對於 Milk 物件以常設展配置，Sarria 則是可更替展，就持續強調的效用可預期會有所落差，兩組物件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相對於博物館外卡斯楚街區強力放送有關 Milk 的豐富訊息，Sarria 的事跡幾乎簡直相形失色。Milk 是一位在政治取得成功的白人男同志，戲劇化的逝世情節，以及擁有非單身的家庭生活（白人女同志的結婚套裝也呈現出推崇伴侶生活的意象）、一位拉丁族裔扮裝皇后的政治失敗史相形失色，對比出以白人男性本位的意識型態敘事軸線。

相形之下，Sarria 的可更替展更具酷兒性。承 J. Butler (1990) 的陽物中心軸線的說法，以及，Ahmed 提出白性(whiteness)與異性戀(straight)所形成的軸線將會排除非白性與非異性戀的敘事，使之處於偏離(offline)與歪斜(oblique)的迷失(disorientation)的狀態。Sarria 拉丁裔身分之於白人身分，使之相較於其它兩組常設展，更處於外圍的歪斜、偏離的敘事軸線位置上；同時，根據 Gayle Rubin 提出「性階序」區別出「好的性」(good sex)（正常的／自然的／受祝福的性）及「壞的性」(bad sex)（不正常的／不自然的／原罪的性）。<sup>27</sup>據其「非已婚的」、「商業的」、「不成對的」、「雙性工作者」(transvestites)等壞的性的概念，Sarria 單身未婚之於伴侶生活與婚姻狀態，跨性別扮女裝者之於非跨性者，失敗的政治奪權之於成功的政治奪權，Sarria

在性階序中，其性立場更外圍，亦即更具有「酷兒性」(queerness)，然而卻只是特展，而非位在具有代表性的常設展配置中。透過對比在前廊的三組展示，仍然可以發掘一種特定的意識型態所構成的敘事軸線。



圖 11 因選舉時事而被提起的扮裝皇后 J. Sarria (攝影／吳咨閔)

酷兒的展示不僅在樣本化與強調歷史重要性的展示手法之間試圖取得平衡。一系列物件組合之間關係的同質化或異質化，是展示中隱與現的展示效果的基本手法，若隱若現、模糊與樸素的觀展經驗的引發，其實策展在突顯與低調之間擺盪，在同質化與異質化間游移。同時也發現能見度與多樣性兩相權衡之間事實上也存在著一體兩面的矛盾困境。

### 酷兒身體傾向與物件的接觸

藉由酷兒身體與物件之間不同於異性戀的傾向和關係，不同視角的博物館詮釋途徑得以展開。由Foucault (1978)性史可知，性經驗不過是人類感官的其中一種經驗，然而因性實踐或性樣態而衍伸的性別類屬，甚至將非異性戀的

類屬予以污名，事實上是一個19世紀之後的發明。這是導致過去LGBT社群強調自身性別類屬的前因，然而當進行博物館實踐時，便會遭遇酷兒的日常物件是否必須與「性傾向」、「性」標籤產生關聯的困境。故，從現象學概念身體傾向的角度切入，平凡物件如何創造為酷兒的博物館與酷兒的物件，而使得酷兒在博物館空間的轉譯上，能有一種理解的可能。

酷兒實踐是指，以身體實踐具有酷兒性的行動，故而能在異性戀生活軸線之中，身體與世界之間可以產生差異的「傾向」(orientation)和關係。現象學強調寓居於世界中的身體，認為身體之於世界存在一種「傾向」關係；此種「傾向」既是主體本身身體的趨向，同時也受到來自社會的印壓(impress)；在身體與社會兩者交相的互動下，主體的方向(direction)與其座落的地方(place)受到導引(orientate)。

不同的身體傾向意味著立於不同的社會關係之中。Ahmed (2006: 17)認為由大多數的白人異性戀個體所構成的社會集體傾向沿著家庭軸線(family line)凝匯成一股生活／生命軸線(lifeline)，此為一個強制的(compulsory)文化再生產機制；異性戀身體與世界的關係是一個為了獲取回饋的「投資」循環關係。為了確保投資的回饋，以符合異性戀生活／生命軸線的要求，此股生活／生命軸線越形鞏固而不可動搖；相對於此，身為社會中少數的酷兒，由於不符軸線要求之條件，不論在投資與收獲的環節處處受到滯礙，因此酷兒常身處於不明確與迷失的狀態，位在一個「離散」(diaspora)的傾向與位置（通常是指離開根源、家庭及其價值）。如同Halberstam (2011)提出酷兒的失敗藝術即是認清資本主義所定義的「成功」事實上是一個異性戀的概念。內化追逐「成功」的驅力意味仍舊沒有脫離異性戀投資與回報的循環。酷兒不求回報地耗費時間、精力與資源的生活實踐，不從事異性戀所定義的具備生產能力活動，因此，不能服膺異性戀生活／生命軸線的酷兒身體傾向零亂無章，在異性戀所框架的秩序中遭遇停滯、迷失甚或脫軌的狀態。

遊走在異性戀生活／生命軸線版圖的酷兒身體常處於「迷失傾向」(disorientation)的狀態，酷兒身體的傾向潛藏著迷離、散亂、停滯、孤立、斷

裂與跳躍。雖然從異性戀軸線能對照出酷兒身體常在「迷失傾向」的處境，因而受到指認，然而，Ahmed 也指出身體實踐所潛藏的酷兒性有時也存在於異性戀軸線的節點；換言之，縱然身體實踐順服了異性戀身體傾向的流動，但也不一定不具有酷兒性的可能。即使酷兒使用異性戀世界的同一個物件，仍可生產具有酷兒性的傾向，相對於異性戀的「直」(straight)，酷兒則是與世界是一種「傾斜」(oblique)的傾向。對同一物件不同的傾向角度(angle)、距離的身體近用方式潛在含有實踐酷兒性的可能，支持酷兒經驗的創造。此種存在在異性戀軸線「之內」或「之外」的二元參照的辨識顯然仍有遺漏，因而酷兒性的身體實踐具有潛在雙重的隱晦。

由於酷兒身體傾向的不易捕捉，因此博物館物件與酷兒身體實踐的關係於詮釋的過程中即有被完整呈現的需要。身體傾向除了將身體導向至不同的位置，同時也形塑了不同的身體輪廓。主體透過肌膚(skin)與事物進行身體的(bodily)接觸(touch)形塑(shape)身體輪廓(contour)。此種身體傾向與身體輪廓的視野，引領我們關注身體實踐與物件使用之間的關係，其物質化的細節，如身體與物件之間的位置、物件如何形塑身體，以及身體如何運用物件等酷兒經驗的再現就是最重要的展示策略。

從異性戀對於生命／生活軸線的投資即可知，其話語圍繞強大性的生產(production)及再生產(reproduction)，包含後裔的出生、家族群體的延續或是為其而生的對於「成功」的追求。性經驗的生產，不允許毫無社會附加價值。然而，對於不將性實踐作為再生產自身、延續其血脈的手段的酷兒，性經驗僅作為其中一種身體感官，斷裂而孤立的個人肉身，抵抗強迫式的性生產，故，從對空間觀與時間觀的描述中，酷兒對物件的創造，不僅轉譯在展示空間與內容，亦在整個展演形式之中。以「迷失的身體傾向」為核心的酷兒經驗的再現是相當重要的，因為酷兒斷裂的世代、無以計名的生命經驗，便得以透過博物館永遠延續。





圖 12 美國非裔與白人跨族裔交媾之事實曾經忌諱如深，而跨族裔女同志追求性歡愉，不僅觸犯「種族」禁忌，更深層碰觸到美國文化中對於性實踐必須具有再生產的結構壓迫（攝影／吳咨閔）

## 酷兒身體傾向對物件酷兒性的創造

酷兒歷史中的重要物件多是日常生活經驗的物件，而展示酷兒歷史必然仰賴詳盡的酷兒經驗描述與再現，酷兒與物件之間的特殊關係才得以被闡明。Vanegas (2008)指出以「性」與「性傾向」作為指導蒐藏方針，物件被附上「性傾向」的標記，造成了物理解所當然必須與「性」產生關聯的迷思，若無關於性傾向、人皆可用的物件，則受忽略，這使物件與人之間真實脈絡遺失。甚至，過去博物館收編、忽略或輕視與性傾向有關的故事，也是人與物脈絡遺漏的要因(Conlan, 2010)。<sup>28</sup>

在過去並非特定指涉與性實踐或性傾向有關的展示中，有關 LGBT 人群的物件脈絡常因有更強勢敘事掩蓋物件的另一種使詮釋的方式，使酷兒的物件脈絡相對弱勢而隱匿。Ahmed (2006: 176)於書末結論指出，酷兒生活應究

<sup>28</sup> 女同志 Gertrude Stein 與 Alice Toklas，畢卡索(Pablo Picasso)曾為好友 Stein 作一肖像畫，但 Stein 死後遺贈予大都會博物館，畫作入藏距法國千里之遙的美國大都會博物館；畢卡索的畫作是在博物館知識架構可以辨識的「蒐藏」，而諷刺的是，Toklas 遺失至愛身影的回憶。

竟位在哪裡？若與異性戀的生命軸線產生交集，便不具酷兒的可能性嗎？她指出，酷兒現象學尋求酷兒的立足之地，其實此地不在別處，而是在每一處；如同她舉出胡賽爾對於他寫作與發展思想的那張書桌的認識，即使酷兒與異性戀生活重疊、交會或依附，酷兒也可能以不同的角度近用同一張書桌；不同的運用方式，依然能發展出不同的生活與生命樣態的可能性。甚至那同一張原是異性戀世界的書桌的存在是重要的，因為它支持了酷兒行動的發生，提供了支持改變的可能平臺。如同前述所指出主體透過肌膚與事物進行身體的接觸，形塑了身體輪廓(contour)，換言之，從展示中可以發掘對應物件互動的酷兒身體姿態與行動。

在此兩組物件，我們可以發現一些這樣的物件。無獨有偶，Harvey Milk 的桌子正如同上述所指的胡賽爾的桌子。在 Milk 的系列物件組內，餐桌上放置日常生活物件如眼鏡、馬克杯、照片、Levi's 牛仔褲與 T-shirt，以及借展自親近的運動夥伴 Cleve Jones 的擴音器。這張餐桌呈現 Milk 的日常生活物件，包括具有不實用且具有童趣外形的眼鏡與印有卡通圖案外觀的馬克杯；一張 Milk 與當時伴侶的合照；另外還放置了非常「舊金山」草根性的牛仔褲與印有 Milk 競選標語的 T-shirt，以及過去 Milk 曾用來宣講理念，富有濃厚政治色彩的擴音器。

此外，2011 年 11 月時，適逢 Milk 遇害的週年月份，桌上透明展箱外，增置 Milk 的「政治意志」(Harvey Milk's Political Will)錄音；該錄音是為 Milk 為了預防因為公開的同志身分遭刺，而預錄他可能未能實踐的政治理想，同時將預錄的遺言拷貝多份，交由其它運動夥伴保存。正如同電影「自由大道」Milk 在家中獨自預錄的場景，他坐在餐桌旁，感到自己同志身分的脆弱，他的生命可能為所處的社會所不容；他的身體即將毀壞與消逝，但他仍要理想繼續實踐。這張餐桌承載著 Milk 的一生事蹟，他帶有嬉戲的日常生活、身處敵意的運動實踐與公開而危險追求歡愉的生命。這張桌子支撐著他開展他的身體傾向，不同於異性戀的酷兒身體經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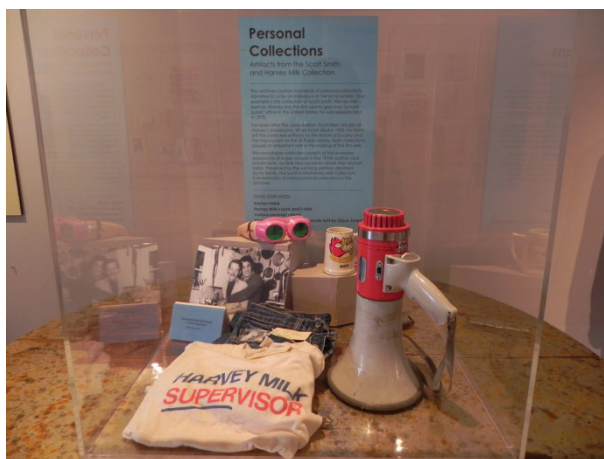


圖 13 Harvey Mik 其及伴侶生活用品，包括他們家中的餐桌（攝影／吳咨閔）

桌子支撐的是隱現交錯的酷兒日常，就如桌子原與「性」與「性傾向」無關，但是由於與桌子接觸的身體是非異性戀的身體，而是男同志的身體，受男同志的身體傾向形塑，物件與身體的互動則發展成酷異的生命經驗。

平凡物件不僅支持酷兒生活實踐的可能，也提供不同於異性戀傾向的伴侶關係與家庭價值的想像；而另一方面，想像的構築與實踐也具有促成創造非凡物件的潛力。不同於美國異性戀婚禮的套裝服制，一對女同志的結婚套裝可以是前所未有的非凡物件。為了達成結婚，自行發明了禮服的樣式、顏色。不論在前廊或後廊，婚姻平權的敘事在 D. Martin 與 P. Lyon 的故事中並未被強調，強調的是她們作為女同志組織的創始者與為了成就婚姻而自行設計的禮服，而此禮服的身體形象並不符合異性戀世界對於結婚禮服的想像。雖然與異性戀生命軸線有所重疊，但是從禮服顏色的選取（棄黑白配，擇暗色的紅與綠），到裙裝褲裝的選擇（兩者皆非裙裝，更不是異性戀世界的男性褲裝與女性裙裝的配合），身體與衣物之間互相形塑體現，對於她們伴侶關係的樣貌，想像、開拓並且自決屬於她們的酷兒經驗。



圖 14 不符合異性戀身體形象的結婚禮服，體現了其主人的酷兒實踐  
(攝影／吳咨閔)

## 結論

本文考察 GLBT 歷史博物館所處的地景及其歷史脈絡，以現象學概念解讀「酷兒」認同如何被轉譯於展示形式。該館首年的展覽具有身分宣示性，在各種建構酷兒「我群」的策略分析中，顯示其已擺脫以性別類屬為認識框架，而朝向以不同實踐、樣態與身分視角來指認、辨識酷兒經驗的詮釋架構，這使博物館在多樣性(diversity)宣示上，揚棄以「數量」作為多樣性的內涵。

從該館前、後廊的展示中，可發現其展示論述試圖超越以性別類屬的「類別」作為服膺多樣性概念的認識，而是轉向在同一的酷兒身分之下，個人生命經驗的多樣性，以及潛在可被重讀的可能性，亦即，故事的多重性(multiplicity)——複數的、並進的、非線性的、破碎的、斷裂或交疊，甚至是還未及辨識的酷兒歷史。從帶有上述特質的論述與空間轉譯，零散而無焦點所構組的歷史敘事強調所謂「酷兒歷史」的多重性。

事實上，酷兒身體的迷失狀態是將觀眾導入敘事的關鍵。這些特質也透過展示空間轉譯導入了酷兒歷史再現的一部分。不論從「我群」的建構手段，到強調酷兒經驗的意圖，博物館帶領觀眾進入了一個必將試誤的路徑過程：以性別類屬狹隘的視角來理解酷兒經驗必然迷途。最後，在迷途之後觀眾面前所欲開展的是，藉由愛慾、性表述與抵抗等非關類屬的酷兒肉身經驗中，還原酷兒身體與物件互動所產生的各種傾向，感知並理解酷兒經驗以及酷兒的創造力。以此，展示揭示一個從對於多樣性別類屬的既定認識框架，轉向得以從多重身分與生活視角轉譯人類經驗的詮釋架構。

## 參考文獻

- 王雅各譯, Duncan, C. 著, 1998。文明化的儀式：公共美術館之內。臺北市：遠流。
- 王嵩山、許美蓉編譯, 2000。博物館與文化多樣性—兼論臺灣作為文化多樣性的實驗室之意涵。臺灣博物館民族誌論壇社通訊, 2 (1), 3-12。臺北市：臺灣博物館民族誌論壇社。
- 林文琪譯, Hall, S. 著, 2006。文化認同與族裔離散。Woodward, K.主編, 認同與差異, 頁 83-103。新北市：韋伯。
- 林郁庭譯, Butler, J. 著, 2008。性／別惑亂：女性主義與身分顛覆。苗栗縣三灣鄉：桂冠出版；臺北縣新店市：聯經總經銷。
- 張譽騰, 2003。生態博物館：一個文化運動的興起。臺北市：五觀。
- 葉宗顯、黃元鵬譯, Meem, T., Gibson, M. & Alexander, F. 著, 2012。發現女同性戀、男同性戀、雙性戀與跨性別。新北市：韋伯文化國際。
- Ahmed, S., 2006. *Queer Phenomenology: Orientations, Objects, Others*.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 Bennett, T., 1995. *The Birth of the Museum: History, Theory, Politics*. London: Routledge.
- Butler, J., 1990. *Gender Trouble: Feminism and the Subversion of Identity*. New York: Routledge.
- Butt, G., 2010. Bodies of evidence: queering discourse in the art of Jasper Johns. In: Levin, A. L. (Ed.), *Gender, Sexuality and Museums: A Routledge Reader*, pp. 235-252. New York: Routledge.
- Conlan, A., 2010. Representing possibility: mourning, memorial, and queer museology. In: Levin, A. L. (Ed.), *Gender, Sexuality and Museums: A Routledge Reader*, pp. 253-263. New York: Routledge.
- Ellis, A. (Ed.), 2002. *The Harvey Milk Institute Guide to Lesbian, Gay, Bisexual, Transgender, and Queer Internet Research*. New York: Harrington Park Press.
- Foucault, M., 1978. *The History of Sexuality*.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 Gabriel, P., 2010. Why we grapple with queer when you can fondle it? Embracing our erotic intelligent. In: L. A. L. (Ed.), *Gender, Sexuality and Museums: A Routledge Reader*, pp. 71-77. New York: Routledge.

- Halberstam, J., 2011. *The Queer Art of Failure*.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 Miner, H., 1956. Body ritual among the Nacirema.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58(3): 503-507.
- Moore, L., & Rodriguez, L., 2010. Identities without bodies: the new sexuality studies. In: Casper, J. and Currah, P. (Eds.), *Corpus: An Interdisciplinary Reader on Bodies and Knowledge*, pp. 109-126.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 Rubin, G., 1984. Thinking sex. In: C. S. Vance (Ed.), *Pleasure and danger: Exploring female sexuality*, pp. 267-319. London: Routledge.
- Vanegas, A., 2008. Representing lesbians and gay men in British Social History Museums. In: Richard Sandell (Ed.), *Museums, Society, Inequality*, pp. 98-109. New York: Routledge.

